

“永恒轮回”与尼采形而上学重建

曾自卫 高梦娇

(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内容摘要】作为“思想的思想”的“永恒轮回”是尼采形而上学重建的核心环节,也是沟通尼采形而上学的解构与建构的桥梁。在尼采的形而上学体系中,“永恒轮回”是贯通哲学诸观点的理论纽带,稳定形而上学架构的理论支撑,整合形而上学体系的理论枢纽。然而“永恒轮回”也面临着某些悖论,成为尼采哲学中“最棘手的思想”,并最终使尼采哲学陷入困境。

【关键词】永恒轮回 生成与存在 重建

中图分类号 B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2)04-0133-04

海德格尔曾将尼采称为“最后的形而上学哲学家”,笔者受其启发将尼采对传统哲学的批判和自我哲学建构过程视为形而上学的“解构”和“建构”,尝试从尼采的问题域出发,将“永恒轮回”纳入尼采形而上学重建过程进行考察,指出“永恒轮回”在尼采哲学中的中心地位和理论枢纽作用,全面揭示“永恒轮回”对尼采形而上学重建的建构性意义。

一、沟通解构与建构的桥梁

在西方思想史中,存在着悠久的理性主义和信仰主义的传统。这种传统的观点认为,现存的感性世界是不真实的、低贱的,在感性世界外,存在着一个更为本质的、高贵的彼岸世界。人的感觉是不可靠的,现实的生活也是无意义的,因此,唯有通过理性或信仰才能实现人由“此岸”到“彼岸”的超越。通过理性对无限世界做出某种判断,或通过信仰实现对“天国”的皈依几乎成为所有哲学家和神学家的使命。针对这一由于传统形而上学偏好而造成的对认识 and 价值的偏见,尼采指出,就理性而言,所有的精神活动从根本上说都是非理性的,只不过“他们把最后到来的东西——最普遍、最空洞的概念,作为开端设置在开端”^{[1](P57)}。理性的这一非理性起源,尼采称之为“理性的原罪”。由此,理性成为“概念的木乃伊”,失去了终极的确定性和作为检验和评判其他一切事物的最高尺度的独尊地位,甚至连理性的存在自身都成了问题。对于基督教神学及其主导下的道德形而上学,尼采的批判更加激烈。面对早已松弛的基督教信仰,尼采以“上帝死了!”的命题将精神危机的迷雾完全拨开,让人们真切的面对自身的无信仰无价值状态。在这一空前精神危机的痛苦中,尼采看到了大自由、大希望。在这前所未有的精神黑暗中,新的“曙光”开始闪现。“求知者的任何冒险又重得允许了!”^[2]

可靠的知识被否定了,真实的信仰不存在了,阻碍形而

上学重建的障碍似乎已经被扫除。但由于尼采哲学集解构与建构于一身的特殊性,对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否定并非一蹴而就。随着哲学思考和建构的深入,尼采作为知识的理性形而上学和作为信仰的基督教神学的批判继续向纵深发展。为了在建构与解构之间既做出明确的区分,又搭建起稳固的桥梁,使对传统的批判解构与自身哲学的重建在时空和逻辑上交织进行的同时,在思想上彼此独立,就必须对肯定者终极的肯定,对否定者彻底的否定。唯有如此,才能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和新的形而上学的重建都长久有效。而“永恒轮回”就是对解构与建构对象做出永久区分,使得二者无论在时空上如何交错却始终平行而无交汇可能的理论基石。

在《快乐的科学》中,尼采第一次向世人宣告了他的“永恒轮回”思想。“最大的重负,假如恶魔在某一天或者某个夜晚闯入你最难耐的孤寂,并对你说:‘你现在和过去的生活,就是你将来的生活,它将周而复始,不断重复,绝无新意……存在的永恒沙漏将永恒转动,你在沙漏中,不过是一粒尘土罢了!’”^{[2](P317)}从理论建构的角度看,尼采的视角是回溯的,他关注的始终是过去在永恒中的重要性。表现出对过去的激烈否定和急于与过去彻底决裂的极度渴望。在同书第三章,尼采借疯子之口宣布“上帝死了”,虽然后期作品中也多次重复这一命题,但都是对上帝死亡方式和死亡原因等枝节性问题的阐发,而命题的提出,对上帝死亡的宣布则标志着尼采对传统的批判和解构的整体实现。全面的建构也因此得以展开。但问题在于,“永恒轮回”的提出可能会使得死去的上帝在未来无数次的复活。对上帝死亡的宣布也将沦为无效的“疯人疯语”。“永恒轮回”的提出却可能颠倒的对“上帝”、“理性”等被摒弃之物给予了永恒的肯定。不仅革命性的摧毁无效,建构更因过去的无限轮回而失去可能性。

* 作者简介:曾自卫(1987—),男,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西方哲学;高梦娇(1988—),女,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心灵哲学。

回溯的视角并非尼采哲学的唯一视角,更非尼采哲学的主视角。视角回溯的目的在于通过拷问过去而实现与过去的决裂。随着尼采哲学的发展和“永恒轮回”理论自身的展开,这一回顾越来越表现为一种建构开始前对批判成果的最后审视。即使这种回溯性的简单重复的“永恒轮回”,也宣布了上帝的彻底死亡。“如果一切都在重复轮回,哪里还有一个上帝和遥远的终极未来在等待着我们?”^[13]随着这一旨在审查的“永恒轮回”的提出,尼采的形而上学建构也全面展开。紧接《最大的重负》作为全书结束章节的《悲剧的序幕》,在一年后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被不加修改的作为全书的序言。这一章节安排也明确的表达了尼采哲学开始转向全面建构的意图。而作为沟通解构和建构的桥梁的“永恒轮回”的提出,无疑成为尼采形而上学重建“阴影最短的时刻,最长久的谬误的终结;人类的顶峰,查拉图斯特拉的开始。”^[14]

二、形而上学的基石

随着查拉图斯特拉的出场,尼采开始着手全面建构新的形而上学。超人、强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等观点也都逐步展开。在此过程中,“永恒轮回”始终居于整个哲学体系的中心地位,发挥着理论枢纽作用。一方面,“永恒轮回”强调瞬间的永恒性,永恒的轮回性从而赋予生成以存在的意义,为整个强调生成性、超越性的形而上学大厦植入存在内核,成为尼采哲学的“形而上学的根”,另一方面,借助“永恒轮回”自身时空和逻辑的恒久稳定性,对孤立的强力意志、超人等观点给予确证,在观点之间搭建起逻辑和时空的稳定联系,使零散的哲学观点联结成为有着稳定的时空结构和清晰逻辑关系的稳定形而上学体系。

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尼采全面宣告了他的“永恒轮回”思想。全书以众多隐喻向人们暗示“永恒轮回”的寓意。但查拉图斯特拉“向所有人宣告超人诞生,向少数人讲述上帝之死和强力意志,而只对自己诉说‘永恒轮回’,这明显地暗示了他的基础思想的等级顺序。”^[15]在《痊愈者》一节中,尼采对“永恒轮回”有着精彩的阐述:“万物方来,万物方往,存在之轮永远循环。万物方生,万物方死,存在之时间永远运行。万物消灭,万物重生,存在之自身永远建造同样的存在之屋宇。万物分离而相合,存在之循环于自身永久真实。”^[16]在尼采哲学中,上述引文是尼采第二次对“永恒轮回”做出直接阐述,也是一次关键的表述,与《快乐的科学》中的“永恒轮回”相比,查拉图斯特拉口中的“永恒轮回”突破了视角的狭隘限制,直接观照“永恒轮回”的本来面目。在“永恒轮回”中,每一事物在“万物方来,万物方往”、“万物方生,万物方死”的瞬间实现永恒。这种永恒在无限的重复过程中始终与自身同一,每一事物在“永恒轮回”中成为“相同者”。即瞬间的永恒在无限的轮回中实现“永恒轮回”,瞬间与永恒在“永恒轮回”中实现同一。时间不是单一的永恒之环,而是由无数个瞬间的永恒之环以轮回的方式彼此套嵌而成的环链,这种环链是万物在时间中的生成与存在的统一。由于每一个瞬间都具有永恒性,作为存在者的每一事物在瞬间的状态和变化都具有独立性和完整性。每一个存在者在生成的瞬间就已经成为了一个具有持存性的完整存

在,但作为存在者整体的万物却因始终处于轮回之中,既无起点也无终点,更不会有完成和结束,整个世界都始终处于无限的生成过程中。对于这一赋予生成以存在意义的思想,尼采写道:“给生成打上存在之特征的烙印——这乃是最高的强力意志?一切皆轮回,这是一个生成世界向存在世界的极度接近——此乃观察的顶峰”^[17]。这一思想的确立,为尼采哲学提供了全新的理论内核,在此基础上,尼采提出了以生成为理论内核的强力意志、超人、价值重估等哲学观点。

尼采认为,世界在本质上是强力意志。“这个世界是:一个力的怪物,无始无终……作为无处不在的力乃是忽而为一,忽而而为众的力和力浪的嬉戏……永恒的复归,以千万年为期的轮回……这就我所说的永恒的自我创造、自我毁灭的狄奥尼索斯的世界——权力意志的世界——此外一切皆无!”^[17]强力意志是以物理的“力”为基础的自我展开的意志,是追求克服他者,掠夺他者,实现自我完善,自我超越的意志。就其本质而言,是征服和超越,就有所指而言,是命令和意愿,就存在形式而言,是激情和感情,就无限性而言,是相同者的“永恒轮回”。这一展开的意志构成了尼采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图景的内在本体和外在表象。但根据物理学定义,“力”是有限的、流动的,强力意志也因此是有限的、盲目的意志,如何保持有限的强力意志能够在时空中无限展开,保证展开的意志总是以强力为本质,成为强力意志观点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也是“永恒轮回”必须解决的问题。“永恒轮回”以轮回的方式实现永恒,这一方式的选择是以承认事物的有限性为前提的。“力”虽然有限,但通过无限次的轮回,“力”在与自身的无限同一和循环中实现永恒,有限的强力意志也得以在时空中无限展开。整个世界最终成为充盈着强力意志且唯有强力意志的世界。对于世界而言,强力意志是内在本体和外在表象的统一,而对强力意志而言,“永恒轮回”是力量源泉和展开方式。整个强力意志学说不仅仅是建立在“永恒轮回”的基础上,而且是“永恒轮回”以意志为本体自然演化的必然结果。强力意志的展开在本质上是意志的生成过程,也是价值和超人的生成过程。作为存在本质的强力意志以生成的方式存在,而生成是瞬间得以永恒的唯一方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写道:“强力意志本身是什么,其情形如何呢?答曰:相同者的‘永恒轮回’”^[18]

在谈到对生命本质的探索过程时,尼采坦言:“我致力于反对个性的衰退和日益增长的软弱。我在寻求一个新的中心。认识到了‘力’乃是不可能的。于是,我继续走上毁灭之路——在那里找到了为个体所用的‘力’之源。我一定要当毁灭者!——我认识到毁灭的状态、个体根本不能从中完善自身的状态。乃是一般生命的反映和个别情况。我坚持‘永恒轮回’之说。”^[19]个体的死亡是无法否认和克服的,但生命整体却生生不息,个体的消亡也不能否认生命整体的永恒性。因此,尼采跨出个体的维度,在整体的意义上考察生命的永恒性。个体的生死是奔流的生命长河瞬间的生灭,生命的总量不因此而有所亏损。相反,个体的瞬间生死是整体生命的必然轮回节点,生命整体也在无限的轮回中实现永恒。这一对生命整体的肯定避免了因个体生命的死亡而导致对人生悲观失望、颓废平庸的消极态度,为生命价值的

创造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为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和创造精神的充分发挥开拓了广阔的空间。

但即使生命本然永恒,我们也没有理由要求每个人都有着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在创造或生成生命价值过程促进超人的生成。人作为强力意志所支配的生命个体,个体的生命完全为意志所主导,意志返回自身的目标就是生命的目标。人生在根本上是一个缺乏自主性,也无需主动创造的生命过程。甚至随着“永恒轮回”的楔入,生命的创造性活动更加不可能。因为“你所厌倦的世人,渺小的世人,永远复归!”^{[6]P261}在轮回中,再来的生命“并不是一个新的人生或更美好的人生或相类似的人生”^{[6]P263},而是“回到相同的,同一的人生。不管是在最大还是最小的方面”^{[6]P263}。但同样是随着“永恒轮回”的契合,对永恒的追求就会迫使任何生命个体都必须千百遍的面对“我是否希望它再来一遍,乃至千百遍?”这种“道德命令”式的诘问,就无限的放大了人在每一瞬间的行为所具有的厚重的生命意义,使得任何人都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和沉沦。因而自觉地融入和顺应强力意志的展开过程成为个体必然的选择。另外,虽然“渺小的人类也永远循环”,再来的生命是“一致而同己的生命重新再来”,但这一轮回强调的是生命本质的轮回性。在生命的状态上,再来的生命是“原有生命的康复”,是对过去病态生命的修正和治疗。这一过程也同样要求生命的自我创造。生命的轮回不仅不妨碍生命的超越和创造,恰恰是超人创生的重要基础和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

价值重估在尼采的形而上学体系中有更为特殊的理论地位。在尼采看来,价值重估是价值生成过程,是强力意志以自身为标准对价值体系的重构,是超人把握世界的创造性活动的真实内容,也是“永恒轮回”实现视角转换的过程。它在形式上依附于超人和强力意志而存在,但在内容上超人和强力意志的产生却是价值重估的重要成果。由此,尼采哲学构成了强力意志通过价值重估实现超人,而超人通过重估价值展开和把握强力意志,从而使强力意志复归于自身的较完整的逻辑演绎。尼采的主要哲学主题得到充分阐发,整个形而上学初步形成一个自我周延的完整体系。在逻辑建构中,“永恒轮回”以对永恒的无限追求成为稳定精神导向,以存在所具有的生成内核为理论基础,实现了形而上学体系的整体架构。

三、形而上学重建何以可能

尼采的形而上学重建过程是在与虚无主义激烈斗争中的自我理论建构。已经搭建起的形而上学大厦能否经受虚无主义的侵蚀,能否有效限制和克服虚无主义,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主张“最高价值贬值”的消极虚无主义在时空中无限的轮回,将最终导致整个世界趋于整体的虚无状态。任何意义的植入都失去了可能性,“永恒轮回”也就变成了“极端的虚无主义”。

面对虚无主义的威胁,尼采是以“永恒轮回”对“现在”这个“瞬间”的肯定对虚无主义加以限制,进而以“积极的虚无主义”和“价值重估”尝试对虚无主义的最终克服。对“瞬间”的永恒性的强调,其本意在于肯定生成的价值,但对现在的这个“瞬间”的强调也暗含于“永恒轮回”中,“永恒轮

回”的视角是全析的,所以,在轮回中的任何一点开始都必将臻于永恒。“任何一点皆是宇宙之中心,轮回之路是螺旋形的。”^{[6]P274}但在现实选择中,尼采更加强调整现在的重要作用。他认识到,过去和未来都趋于无限的时间统一于现在的这个“瞬间”,我们需要通过现在的创造性行动实现对过去的重构和未来的创造,即尼采选择的“现在”这个“瞬间”作为新的轮回的起点。由此,消极虚无主义在范围和深度上都无力在时空中过度蔓延,避免了形而上学的建构成果被虚无主义彻底摧毁。

但限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虚无主义带来的困境,而且由于虚无主义具有无限的自我繁殖能力,它将任何创造和超越的可能性消弭于对自身的分化和异化之中。由此,任何从外部对虚无主义的克服都无法彻底的根除虚无主义。作为尝试,尼采提出了“积极的虚无主义”。将这种破坏性的力量转化为建构性力量。而这一转变的可能性在于两个方面。首先,未来是无限的,作为尝试的价值重估是人类思维的冒险和试验。通过无数次的颠倒和重估,终有实现的可能性。为此,尼采大胆断言,“人类社会——就是一种试验”^{[6]P251},而价值重估“不是要在事物中寻找意义,而是将意义插入事物之中。”^{[10]P278}随着重估的进行,随着旧有的关于理念和信仰的“真实世界”被推翻,就必将自发出现一个新的强调多元性、差异性的价值秩序。其次,由于虚无主义代表的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这种力量对于任何建构性成果来说都是反动的、消极的,是与强力意志要求的自我展开的意志相违背的,与“永恒轮回”的形上永恒追求也背道而驰。“对于哲学上的虚无主义者而言,一切发生过的事情都是无意义的和徒然的。”^{[8]P719}如何在虚无主义和强力意志之间做出选择,是“永恒轮回”能否克服虚无主义的关键。在这里,“永恒轮回”成为选择性原则,通过每一瞬间的生成,克服任何瞬间的毁灭,并在无限的时空过程中通过生成扭转虚无主义造成的强力意志的毁灭倾向。它引导强力意志克服这种异己性力量,在强力意志的不断展开过程中逐步淘汰意志中虚无力、破坏性成分。在此过程中,强力意志既表现为一种毁灭的意志,也表现为一种创造的意志。“否定作为强力意志的性质,凭借永恒回归改弦易辙,把自己变成肯定,变为否定之肯定,变为肯定的和好肯定的强力。”^{[11]P103}通过强力意志的自身转化,消极的虚无主义也转化为积极的虚无主义实现自我克服。

必须承认的是,尼采关于“永恒轮回”的思想,并没有完全克服虚无主义,“永恒轮回”与虚无主义之间始终存在着紧张的博弈关系,这种博弈使尼采哲学显示出巨大理论张力的同时,也暗含着内在逻辑断裂,整个形而上学体系陷于崩溃的危险。但作为尝试性原则的“永恒轮回”对虚无主义的克服,使整个形而上学体系得以在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中持续的存在下去。“永恒轮回”也成为支撑形而上学架构,整合形而上学体系的理论枢纽。

四、结语

“永恒轮回”的观点毫不新颖,尼采以“永恒轮回”为理论枢纽的形而上学重建也是复古性的,是对古希腊哲学中关于生成与存在、灵魂与肉体、意志与理性等问题的现代思

维视角下的再思考。其意义在于：在重建形而上学与与虚无主义的斗争中，强调了生成的价值，赋予生成以存在的意义；对人的感性生命给予充分肯定，对人的现实的创造性行动提出了强烈的要求，使人有可能克服堕落和平庸状态，在获得生命整体的永恒性的同时实现个体的解放。

但也应当看到，一方面，正是由于“永恒轮回”的楔入，追求永恒的目标虽然部分实现，却因“永恒轮回”自身的矛盾性，如永恒与轮回的不兼容性，追求永恒与追求超越的二律背反，作为宇宙论的“永恒轮回”与作为存在论“永恒轮回”的内在冲突，“永恒轮回”视角的全析性和选择性的尖锐对立，都对尼采的形而上学造成了困难，而由“永恒轮回”自身矛盾性引起的与其他哲学观点的多重悖论式关系，最终导致整个尼采哲学体系陷于困境而无力自拔。另一方面，尼采这种对传统的激烈反抗态度，力求完全割裂与传统的联系所造成的与传统的紧张关系，对其形而上学的构建也造成障碍，正如海德格尔的批评：“绝没有一种历史性运动能够跳出历史并且绝对的重新开始，一种历史性运动越是从根源上克服了以往的东西，则这种运动就越是历史性的，就越原始的创造了历史。”^[12]任何创新都是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完全摒弃人类文明已有思想成果的理论创新都是劳而无功的建造“空中楼阁”。这对我们当下进行理论创新，创建创新型社会都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

参考文献：

[1][德]尼采.卫茂平译.偶像的黄昏[M].上海:华东师范大

学出版社,2007:57,64.

[2][德]尼采.黄明嘉译.快乐的科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317,317.

[3]汪民安.尼采与身体[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18.

[4]尼采.卫茂平译.偶像的黄昏[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64.

[5]Eugen Fink, Nietzsche's Philosophy, Trans. by Goetz Richter, New York·London:Continuum Press,2003,p73.

[6][德]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M].钱春绮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259,261,263,263,274,251.

[7][德]尼采.权力意志[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674,622,278,719,719.

[8][德]尼采.孙周兴译.权力意志(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719,719.

[9][德]海德格尔.尼采[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9,27-28.

[10][德]尼采.孙周兴译.权力意志(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622.

[11][法]德勒兹.周颖,刘玉宇译.尼采与哲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03.

[12][德]海德格尔.孙周兴译.尼采(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7-28.

(上接第130页)度、儒家思想对妇女的制约仍然是基本的、主导的,官绅家族妇女角色尽管具有了某些新的时代特点,但并不是对传统妇女角色定位、道德规范的全面突破和摆脱,只不过是继承贤妻良母角色的前提下,深化、拓展其内涵而已。

参考文献：

[1]姚勉.《梅庄夫人墓志铭》,《雪坡集》卷50,《四库全书》本。

[2]苏洵.《祭亡妻文》,《嘉祐集》卷15,《四库全书》本。

[3]司马光.《程夫人墓志铭》,《传家集》卷78,《四库全书》本。

[4]《宋史》卷456《胡仲尧传》,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1版。

[5]《宋史》卷456《陈兢传》,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1版。

[6]张守.《太孺人时氏墓志铭》,《毗陵集》卷13,《四库全书》本。

[7]陈耆卿.《祭先妣文》,《员聪集》卷8,《四库全书》本。

[8]曾巩.《夫人周氏墓志铭》,《元丰类稿》卷46,《四库全书》本。

[9]朱熹.《太孺人邵氏墓表》,《晦庵集》卷90,《四库全书》

本。

[10]辛弃疾.《稼轩词》卷4,《四库全书》本。

[11]袁采.《袁氏世范》卷下《富家置产当存仁心》,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

[12]真德秀.《夫人蔡氏墓志铭》,《西山文集》卷45,《四库全书》本。

[13]袁甫.《太孺人卞氏墓志铭》,《蒙斋集》卷18,《四库全书》本。

[14]李石.《故宜人薛氏墓志铭》,《方舟集》卷18,《四库全书》本。

[15]袁燮.《何夫人宣氏墓志铭》,《斋集》卷21,《四库全书》本。

[16]朱熹.《宜人丁氏墓志铭》,《晦庵集》卷93,《四库全书》本。

[17]度正.《郭安人墓志铭》,《性善堂稿》卷14,《四库全书》本。

[18]沈遵.《长寿县太君墓志铭》,《西溪集》卷10,《四库全书》本。